

综述

我国E型肉毒中毒

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

王荫椿

肉毒中毒是肉毒梭菌产生的肉毒毒素所引起的中毒性疾病。根据中毒途径和发病机理的不同，目前将它分为四类[1]，即食物性肉毒中毒，创伤性肉毒中毒，婴儿肉毒中毒及无法分类的肉毒中毒。我国除了有个别创伤性肉毒中毒的报道外[2]，主要存在的是食物性肉毒中毒。

根据毒素抗原的不同，现已将肉毒毒素分为A、B、C₁、C₂、D、E、F和G八个型别，并相应的细菌型别。其中对人致病的主要有A、B、E三个型，F型仅有两起人中毒的报告[3,4]，G型则是1969年从阿根廷土壤中分离的[5]，直到1980年，从瑞士5个突然死亡病例的尸检标本（血液、粪便）中发现有G型毒素的存在才证实了人得G型中毒的可能[6]。

我国自1958年吴朝仁等[7]查明新疆地区有肉毒

中毒后，本病在全国陆续被认识和发现，报道相应增多，唯中毒型别以A、B型为主。至于E型肉毒中毒，近二十年来，我国东北[8]、华东，特别是青藏少数民族地区[9,10]也多次发生。并于1966年经流行病学调查、临床实地观察、实验室病原分离等予以证实。与国外相比，我国E型肉毒中毒在发生地域、中毒食品、E型肉毒梭菌的分布及其特性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，现将近二十年来有资料记载的七起E型肉毒中毒的有关情况作一分析，并结合文献复习加以讨论。

一、流行病学特点

该七起中毒共有54人发病，其中27人死亡，死亡率为50%。为了便于分析，特将它们的主要流行病学情况列表如下。

表1

七起E型肉毒中毒的主要流行病学情况

爆发序列	时间	地 点	中毒食品	发病人数	死亡人数	中毒食品检验 毒素定型细菌分离	土壤中 细菌分离	毒素定型及细菌分离者
1	1965.4	吉林省磐石县	臭豆腐	13	5	E	—	磐石县卫生防疫站
2	1966.4	青海省兴海县	生牛肉	20	10	E	E*	吉林省市卫生防疫站
3	1967.5	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	生牛肉	5	2	E	E	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
4	1974.10	山东省济宁县	豆豉	9	5	—	E	青海省卫生防疫站
5	1977.9	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	生牛肉	3	2	E	E	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
6	1978.3	黑龙江省依兰县	臭豆腐	4	3	E	E	青海省卫生防疫站
7	1983.1	江苏省沛县	豆豉	3	0**	E	E	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

注：* 我国分离的第一株E型肉毒梭菌 **中毒食品含毒低300LD₅₀/g，故病程慢，呈极重型，但无死亡

1. 疾病发生及病原分布

由表可见，E型肉毒中毒在我国发生很广，且无地域上的规律性。但这些地区都远离海洋（至少不是靠海洋的），甚至是海拔数千公尺的内陆高原。有的还能同时从该地区的土壤样品中分离出相应的E型肉毒梭菌，说明E型肉毒中毒发生与E型肉毒梭菌生态分布的相关性。

2. 中毒媒介食品的种类及与生吃的关系

由表可见，中毒媒介食品大致可分两类，一为储

存的牛肉，一为发酵豆制品。前者为藏、蒙民的主要食品，后者为汉民的大众副食。藏、蒙民在牛羊肉储存，特别是冬藏时，常采取堆放、封存、袋装等措施；汉民在制作臭豆腐、豆瓣酱、豆豉时，有较长的发酵过程，均能造成良好的厌气条件，可能导致污染的E型肉毒梭菌产毒，加上藏、蒙民有生吃肉食的嗜好，汉民有生吃发酵豆制品的习惯，势必酿成中毒的爆发。

E型肉毒毒素极不耐热，70°C 2分钟即能灭

活[3]。1977年9月青海河南蒙旗的一起中毒中，对中毒食品——袋存牛肉的两种吃法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，十数名熟食者无一发病，三名生食者无一幸免，说明热加工在防止中毒中的作用。当然也应考虑到地处海拔数千米的青藏高原，沸点低（甚至80°C多），处于大块肉深部的毒素短时加热难以灭活，所以吃了半生不熟的含毒肉食也有发病的。

3. 中毒发生季节及人群分布

一般不应有明显的季节性。但本表所列，以初春（即每年3~5月）为多（与A、B型中毒大致相仿），这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及居民的生活习惯。如藏、蒙民在初春启封冬藏肉食用；汉民，特别是北方地区的，因初春缺菜，做发酵豆制品的较为普遍，增加了发病的机率。

中毒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发生，多半系家庭式爆发，仅1966年兴海县的一起中毒，因修建水库集中住宿，很多人同食含毒生牛肉，而使中毒超出家庭范围。

这些流行病学特点，是与国外报道不同的[12~18]。E型肉毒中毒在北半球国家，如苏联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瑞典发生较多。就其媒介食品而言，多半是鱼类或海豹、海象、鲸鱼之类的海洋哺乳动物；就其发生范围和该菌的分布而言，多半在北半球，即北纬40度左右和以北的沿海地区。E型肉毒梭菌很容易在这些地区的海砂、海泥、湖岸湿泥、鱼类肠道，甚至深达700米以上的海底分离出来。因此，E型肉毒中毒过去被有些权威人士称之为“海洋性肉毒中毒”。但从近年，特别是我国青藏高原和内地几起证实的E型肉毒中毒及从中分离到的E型肉毒梭菌看，E型肉毒的中毒食品及E型肉毒梭菌的分布，在我国已突破了上述界限。但不论是中国藏、蒙民的生牛肉或汉民的发酵豆制品，还是日本人的传统食品“寿司”（一种生鱼片、胡萝卜、面粉等的混合发酵食品），或阿拉斯加依斯基摩人的海豹肉，在储存、加工、制作中都有其特殊的发酵厌气过程；加上一般都是生吃，均为本中毒的爆发创造了条件，而这些又是与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。

近年虽有人在我国沿海，以海砂、海泥、海鱼等样品对肉毒梭菌的分布进行过调查，并发现有E型肉毒梭菌存在[19]。但迄今仍未见沿海地区有E型肉毒中毒的报道。

二、临床症状

1. 潜伏期：这七起中毒中，最短者为7小时，最

长者为10天左右。一般为1~2天。

2. 临床症状：

(1) 前驱症状：恶心、呕吐；头痛、头晕、疲乏无力；继有腹胀、腹痛、便秘或腹泻等。

(2) 主要症状：

① 眼症状：多数患者发病初期有眼症状，如视力模糊等。检查时可见眼睑下垂、瞳孔散大、对光反应迟钝等。

② 延髓麻痹症状：吞咽困难、发呛；张口困难、舌硬；发音障碍、声音嘶哑；颈软无力，抬头困难等。

③ 呼吸肌麻痹：如横膈肌等麻痹引起呼吸困难。

④ 分泌障碍：唾液分泌显著减少，表现为口干、舌燥。

⑤ 其它症状：一般体温不高，神志始终清晰。

从这七起中五起有较详细临床观察的资料加以分析，E型肉毒中毒的临床特点是，潜伏期短、发病急、病死率高。胃肠道症状显著（恶心86.2%，呕吐58.6%），眼症状突出（视力模糊89.6%，眼睑下垂91.7%，瞳孔散大58.6%，对光反应迟钝37.9%），延髓麻痹症状重（吞咽困难58.6%，语言不清或声音嘶哑62.0%），呼吸困难者比率高（72.4%）。

Eadie等[16]认为：E型肉毒中毒发病急，病死率高，乃是与E型肉毒毒素以前体（Precursor）形式存在，当其通过肠道时能为胰蛋白酶等激活，致使毒力大大提高有关。Koenig[15]则报道E型肉毒中毒有较显著的胃肠道症状，如恶心、呕吐、腹胀，或不适等。本统计资料与之相符。另外，口干的比率较大（本统计为72.4%），据称这是E型肉毒中毒的一大特点。

三、实验室检查

1. 可疑食品中毒素检出及定型：七起中毒样品中，除济宁及沛县的两起因条件所限未做现场毒素定型外，均检出了E型肉毒毒素。据称1967年在西藏那曲的中毒食品中也发现过E型肉毒毒素[11]。一般沿用小白鼠毒素-抗毒素中和试验做毒素检出及定型，但依兰县还用鸡眼睑试验做了该项测定，并得到阳性结果。这对试验动物供应困难的边远地区更有特殊意义。

2. 患者血清中毒素含量测定：近年来国外各实验室普遍采用血清中毒素检测来诊断肉毒中毒。这是一种既准确又直接的实验室诊断方法，甚至被归入快速

表2

各株E型肉毒梭菌主要生物学性状比较

菌株(来源)	E664 18	E664 30	E741030	E61082	E770909	E780408	E830110	E150*
特性	(青海省兴海县)	(山东省济宁县)	(西藏自治区)	(青海省依兰县)	(黑龙江省蒙古族自治区)	(江苏省沛县)	(江苏省沛县)	(苏联)
菌体形态	粗短杆状 革兰氏阳性	粗杆或柠檬形, 革兰氏阳性	长杆状 革兰氏阳性	粗细长短不一 革兰氏阳性	粗细长短 革兰氏阳性	粗大 革兰氏阳性	粗大 革兰氏阳性	杆状 革兰氏阳性
菌落特点	树叶状, 大 (Φ3~5mm) 灰白扁平, 边缘不整齐, 溶血好	圆或椭圆形, 大(Φ3~5mm) 乳黄, 中间隆起, 边缘有晕环, 不溶血	圆形, 小 (Φ1mm)	形状不规则 较大, 乳白扁平, 中间凸起, 边缘不整齐, 不完全溶血	形状不规则 大而薄, 中央较厚, 边缘皱折, 致密, 粘, 不溶血	类圆形, 黄色, 表面光滑, 中央隆起, 边缘不整齐, 不完全溶血	类圆形, 黄色, (Φ1mm)乳白, 中央隆起, 边缘不整齐, 不溶血	粗细长短均一 革兰氏阳性
(血平板)								
芽胞								
热抵抗**	80°C 60分钟以上		未做		未做	未做	70°C 2小时以上	80°C 20分钟
胰酶激活度	培养上清液 20~40倍	20~40倍	16~32倍	32~64倍	10倍	未做	20倍	50~100倍
菌体提取液	800~1600倍	500倍	500倍	50倍	未做	未做	未做	100~200倍
生化反应	葡萄糖 果糖 麦芽糖 蔗糖 山梨糖醇 甘油 肌酐 半胱氨酸 水杨酸 甘露糖 卵白消化 明胶液化	+	+	+	+	+	+	+

*系苏联1936年分离自亚速海鱼，作为标准对照组。
**以产芽孢者本株为标准对照组。
本表来自作者本人及实验室试验资料。

注：

诊断之列。我国则推广得还不够，仅在1977年9月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中毒中做过，曾从发病50小时的中毒患者血清和另一死者心血(不凝)中检出E型肉毒毒素，含量分别为1小白鼠MLD/ml血清和>1小白鼠MLD/ml全血。结合可疑食品中E型肉毒毒素的检出，完全证实了该次中毒的型别，给型特异性血清治疗以有力的依据。

一般认为，E型和B型肉毒毒素在循环中存留时间长，血清检出率高。可在使用抗毒素前选择适当时机采血测试，以提高阳性率。

3. 患者粪便中肉毒梭菌的检索：这一检索在某些国家也已被强调[20]，但在我国做得则更少。仅从济宁一死者的肠内容物中分离出与中毒食品中完全相同的E型肉毒梭菌，对该起中毒型别的证实起了辅助作用。因目前认为，肠道中的肉毒梭菌可能导致某些敏感个体的感染性肉毒中毒（特别是指不可分类的肉毒中毒，而不是1岁以下的婴儿肉毒中毒），故粪便中肉毒梭菌的检索亦应予以重视。

4. E型肉毒梭菌的分离、鉴定：为了确证每起中毒的病原、了解我国E型肉毒菌株的特性及选择国内菌株，我们从各地的中毒食品及西藏土壤样品中分离了六株不同的E型肉毒梭菌，并对其生物学特性作了初步比较（表2）。从不同的生物学性状看，它们分属不同的E型菌株。

四、治疗结果

该七起E型肉毒中毒爆发中，真正用E型抗毒素治疗的仅四起，得救者仅六人。这是因为过去对我国E型肉毒中毒的发生、分布及其特点尚不掌握，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尚无E型肉毒抗毒素的储备；加之E型肉毒中毒发病急、病死率高，即使航运，仍不及抢救。但就这六名得救者，特别是沛县中毒中的两名极重型（呼吸困难、或呼吸、心跳突停）抗毒素使用前后的病情急剧变化看，E型肉毒抗毒素疗效显著，是目前治疗E型肉毒中毒的特效药。

五、E型肉毒中毒的预防

尽管由于E型肉毒梭菌的某些特点，如能在低温下($5\sim10^{\circ}\text{C}$)下产毒，一般它不产生蛋白分解酶，不引起食物明显的腐败，而使人们难以判断食品的好坏而误食。但E型肉毒梭菌及其芽胞的热抵抗力却是很低的，至于其毒素则更易被加热所破坏，与A、B型肉毒梭菌及其毒素相比，这又是它的弱点。所以只要做好卫生宣传，加强食品在制作、储存中的控制，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，E型肉毒中毒是很容易预防的。

六、小结

本文总结了我国近二十年来E型肉毒中毒的概况，阐明了我国在E型肉毒中毒发生地域、媒介食品及E型肉毒梭菌等方面的特点，在文献复习的基础上，提出了本中毒的诊断、防治措施。

参考文献

- Genji Sakaguchi: Clostridium botulinum toxin. Phamac Ther, 1983; 19: 165.
- 余灏：中国传染病的现状，日本细菌学杂志 1981; 36(5): 687.
- Dolman CE, Murakami L. Clostridium botulinum type F with recent observations on other type. J Infect Dis 1961; 109(2): 107.
- Midura TF et al: Clostridium botulinum type F: isolation from Venison jerky. Appl Microbiol 1972; 24(2): 165.
- Ciccarelli AS et al: Culture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animals to its toxin.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77; 34(6): 843.
- Sonnabend O et al: Isolation of clostridium botulinum type 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ype G botulinal toxin in human: Report of five sudden unexpected deaths. J Infect Dis 1981; 143(1): 22.
- 吴朝仁等：肉毒中毒——“察布查尔病”的调查报告，中华医学杂志 1958; 44(10): 952.
- 磐石县卫生防疫站：E型肉毒中毒调查报告。卫生研究 1973; 6: 27.
- 王荫椿等：自生牛肉分离的一株E型肉毒梭菌。微生物学报 1973; 13(2): 107.
-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气性坏疽组：一起E型肉毒中毒。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，1979年年报：43。
- 西藏那曲地区卫生防疫站：西藏那曲地区肉毒梭菌食物中毒流行病情况分析。新疆自治区卫生防疫站《肉毒中毒资料汇编(二)》 1975; 12: 45。
- 孟昭赫：肉毒中毒的近况，国外医学动态 1965; 6(6): 30.
- Johnnson A: Clostridium botulinum type E in food and the environment generally. J Appl Bacterial 1965; 28(1): 90.
- Dolman CE: Type E (fish-born) botulism: A review. Japan J Med Sci & Biol 1957; 10(6): 383.
- Koenig MG et al: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on type E botulism in men. Medicine 1964; 43(5): 517.
- Eadie GA et al: Type E botulism. JAMA 1964; 187(7): 496.
- Ager EA et al: Type E botulism. JAMA 1964; 187(7): 538.
- Nelson KE: The clinical recognition of botulism. JAMA 1979; 241(5): 503.
- 高庆仪等：我国沿海地区产毒肉毒梭菌分布情况调查。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1984; 18(3): 129。
- Merson MH et al: Current trends in botulism in U.S. JAMA 1974; 229(10): 1035.